

## 卷第四百四十五 畜獸十二

猿中 張鋌 楊叟 孫恪 崔商  
張鋌

吳郡張鋌，成都人。開元中，以盧溪尉罷秩，調選，不得補於有司，遂歸蜀。行次巴西，會日暮，方促馬前去，忽有一人自道左山逕中出，拜而請曰：「吾君聞客暮無所止，將欲奉邀，命以請，願隨某去。」鋌因問曰：「爾君為誰，豈非太守見召乎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乃巴西侯耳。」鋌即隨之。入山逕行約百步，望見朱門甚高，人物甚多，甲士環衛，雖侯伯家不如也。又數十步，乃至其所，使者止鋌於門曰：「願先以白吾君，客當伺焉。」人久之而出，乃引鋌曰：「客且入矣。」鋌既入，見一人立於堂上，衣褐革之裘，貌極異，綺羅珠翠，擁侍左右，鋌趨而拜。既拜，其人揖鋌升階，謂鋌曰：「吾乃巴西侯也，居此數十年矣。適知君暮無所止，故輒奉邀，幸少留以盡歡。」鋌又拜以謝。已而命開筵置酒，其所玩用，皆華麗珍具。又令左右邀六雄將軍、白額侯、滄浪君，又邀五豹將軍、鉅鹿侯、玄丘校尉，且傳教曰：「今日貴客來，願得盡歡宴，故命奉請。」使者唯而去。久之乃至，前有六人皆黑衣，然其狀，曰六雄將軍，巴西侯起而拜，六雄將軍亦拜。又一人衣錦衣，戴白冠，貌甚獐，曰白額侯也。又起而拜，白額侯亦拜。又一人衣蒼，其質魁岸，曰滄浪君也，巴西侯又拜，滄浪亦拜。又一人被斑文衣，似白額侯而稍小，曰五豹將軍也，巴西侯又拜，五豹將軍亦拜。又一人衣褐衣，首有三角，曰鉅鹿侯也，巴西揖之。又一人衣黑，狀類滄浪君，曰玄丘校尉也，巴西侯亦揖之。然後延坐，巴西南向坐，鋌北向，六雄、白額、滄浪處於東，五豹、鉅鹿、玄丘處於西。既坐，行酒命樂，又美人十數，歌者舞者，絲竹既發，窮極其妙。白額侯酒酣，顧謂鋌曰：「吾今夜尚食，君能為我致一飽耶？」鋌曰：「未卜君侯所以尚者，願教之。」白額侯曰：「君之軀可以飽我腹，亦何貴他味乎？」鋌懼，悚然而退。巴西侯曰：「無此理，奈何宴席之上，有忤貴客耶？」白額侯笑曰：「吾之言乃戲耳，安有如是哉！固不然也。」久之，有告洞玄先生在門，願謁白事。言訖，有一人被黑衣，頸長而身甚廣，其人拜，巴西侯揖之，與坐，且問曰：「何為而來乎？」對曰：「某善卜者也，知君將有甚憂，故輒奉白。」巴西侯曰：「所憂者何也？」曰：「席上人將有圖君，今不除，後必為害，願君詳之。」巴西侯怒曰：「吾歡宴方洽，何處有怪焉！」命殺之。其人曰：「用吾言皆得安，不用吾言，則吾死，君亦死，將若之何？雖有後悔，其可追乎？」巴西侯遂殺卜者，置於堂下。時夜將半，眾盡醉而皆臥於榻，鋌亦假寐焉。天將曉，忽悸而寤，見己身臥於大石龕中。其中設繡帷，旁列珠璣犀象，有一巨猿狀如人，醉臥於地，蓋所謂巴西侯也。又見巨熊臥於前者，蓋所謂六雄將軍也；又一虎頂白，亦臥於前，所謂白額侯也。又一狼，所謂滄浪君也。又有文豹，所謂五豹將軍也。又一巨鹿、一狐，皆臥於前，蓋所謂鉅鹿侯、玄丘校尉也，而皆冥然若醉狀。又一龜，形甚異，死於龕前，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。鋌既見，大驚，即出山逕，馳告裡中人。裡人相集得百數，遂執弓挾矢入山中。至其處，其後猿忽驚而起，且曰：「不聽洞玄先生言，今日果如是矣。」遂圍其龕，盡殺之。其所陳器玩，莫非珍麗。乃具事以告太守，先是人有持真珠繒帛，涂至此者，俱無何而失，且有年矣，自從絕其患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楊叟

乾元初，會稽民有楊叟者，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。一日，叟將死，臥而呻吟，且僅數月。叟有子曰宗素，以孝行稱於裡人，迨其父病，罄其產以求醫術。後得陳生者究其原，「是翁之病心也。蓋以財產既多，其心為利所運，故心已離去其身。非食生人心，不可以補之，而天下生人之心，焉可致耶？如是則非吾之所知也。」宗素既聞之，以為生心故不可得也，獨修浮圖氏法，庶可以間其疾。即召僧轉經，命工圖鑄其像，已而自齋食，詣郡中佛寺飯僧。一日，因挈食去，誤入一山逕中，見山下有石龕，龕有胡僧，貌甚老而枯瘠，衣褐毛縷成袈裟，踞於磐石上。宗素以為異人，即禮而問曰：「師何人也？獨處窮谷，以人跡不到之地為家，又無侍者，不懼山野之獸有害於師乎？不然，是得釋氏之術者耶？」僧曰：「吾本是袁氏，祖世居巴山。其後子孫，或在弋陽，散游諸山谷中，盡能紹修祖業。為林泉逸士，極得吟笑。人好為詩者，多稱其善吟笑，於是稍聞於天下。有孫氏，亦族也，則多游豪貴之門，亦以善淡謔，故又以之游於市肆間。每一戲，能使人獲其利焉。獨吾好浮圖氏，脫塵俗，棲心岩谷中不動。而在此且有年矣。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，及菩提投崖以飼餓虎，故吾啖橡栗，飲流泉。恨未有虎狼噬吾，吾亦甘受之。」宗素因告曰：「師真至人，能捨其身而不顧，將以飼山獸，可謂仁勇俱極矣。雖然，弟子父有疾已數月，進而不瘳，某夙夜憂迫，計無所出。有醫者云：是心之病也，非食生人之心，固不可得而愈矣。今師能棄身於豺虎，以救其餒，豈若捨命於人，以惠其生乎？願師詳之。」僧曰：「誠如是，果吾之志也。檀越為父而求吾，吾豈有不可之意。且吾以身委於野獸，曷若惠人之生乎？然今日尚未食，願致一飯而後死也。」宗素且喜且謝，即以所挈食置於前，僧食之立盡，而又曰：「吾既食矣，當亦奉教，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。」於是整其衣，出龕而禮。禮東方已畢，忽躍而騰上一高樹。宗素以為神通變化，殆不可測。俄召宗素，厲而問曰：「檀越向者所求何也？」宗素曰：「願得生人心，以療吾父疾。」僧曰：「檀越所願者，吾已許焉。今欲先說《金剛經》之奧義，且聞乎？」宗素曰：「某素尚浮圖氏，今日獲遇吾師，安敢不聽乎？」僧曰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，檀越若要取吾心，亦不可得矣。」言已，忽跳躍大呼，化為一猿而去。宗素驚異，惶駭而歸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孫恪

廣德中有孫恪秀才者，因下第，游於洛中。至魏王池畔，忽有一大第，土木皆新，路人指云：「斯袁氏之第也。」恪逕往叩扉，無有應聲。戶側有小房，簾帷頗潔，謂伺客之所。恪遂簞簾而入。良久，忽聞啟關者一女子，光容鑿物，豔麗驚人，珠初滌其月華，柳乍含其煙媚，蘭芬靈濯，玉瑩塵清。恪疑主人之處子，但潛窺而已。女摘庭中之萱草，凝思久立，遂吟詩曰：「彼見是忘憂，此看同腐草。青山與白雲，方展我懷抱。」吟諷慘容。後因來簞簾，忽睹恪，遂驚慚入戶，使青衣詰之曰：「子何人，而夕向於此？」恪乃語以稅居之事。曰：「不幸衝突，頗益慚駭。幸望陳達於小娘子。」青衣具以告。女曰：「某之丑拙，況不修容，郎君久盼簾帷，當盡所睹，豈敢更迴避耶？願郎君少佇內廳，當暫飾裝而出。」恪慕其容美，喜不自勝。詰青衣曰：「誰氏之子？」曰：「故袁長官之女，少孤，更無姻戚，唯與妾輩三五人，據此第耳。小娘子見求適人，但未售也。」良久，乃出見恪，美艷愈於向者所睹。命侍婢進茶果曰：「郎君即無第舍，便可遷囊橐於此廳院中。」指青衣謂恪曰：「少有所須，但告此輩。」

之妍麗如是，乃進媒而請之，女亦忻然相受，遂納為室。袁氏贍足，巨有金繒。而恪久貧，忽車馬煥若，服玩華麗，頗為親友之驚訝。多來詰恪，恪竟不實對。恪因驕倨，不求名第，日治豪貴，縱酒狂歌，如此三四歲，不離洛中。忽遇表兄張閒雲處士，恪謂曰：「既久睽間，頗思從容。願攜衾綯，一來宵話。」張生如其所約。及夜半將寢，張生握恪手，密謂之曰：「愚兄於道門曾有所授，適觀弟詞色，妖氣頗濃，未審別有何所遇？事之巨細，必願見陳。不然者，當受禍耳。」恪曰：「未嘗有所遇也。」張生又曰：「夫人稟陽精，妖受陰氣，魂掩魄盡，人則長生；魄掩魂消，人則立死。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，仙人無影而全陽也。陰陽之盛衰，魂魄之交戰，在體而微有失位，莫不表白於氣色。向觀弟神采，陰奪陽位，邪乾正腑，真精已耗，識用漸隳，津液傾輸，根蒂蕩動，骨將化土，顏非渥丹，必為怪異所鑠，何堅隱而不剖其由也？」恪方驚悟，遂陳娶納之因。張生大駭曰：「只此是也，其奈之何？」恪曰：「弟忖度之，有何異焉？」張曰：「豈有袁氏海內無瓜葛之親哉！又辨慧多能，足為可異矣。」遂告張曰：「某一生遭屯，久處凍餒，因滋婚娶，頗似蘇息，不能負義，何以為計？」張生怒曰：「大丈夫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！傳云：『妖由人興，人無覺焉，妖不自作。』且義與身孰親？身受其災，而顧其鬼怪之恩義，三尺童子，尚以為不可，何況大丈夫乎？」張又曰：「吾有寶劍，亦幹將之儔亞也。凡有魍魎，見者滅沒。前後神驗，不可備數。詰朝奉借，倘攜密室，必睹其狼狽，不下昔日王君攜寶鏡而照鸚鵡也。不然者，則不斷恩愛耳。」明日，恪遂受劍。張生告去，執手曰：「善伺其便。」恪遂攜劍，隱於室內，而終有難色。袁氏俄覺。大怒而責恪曰：「子之窮愁，我使暢泰。不顧恩義，遂興非為，如此用心，則犬彘不食其餘，豈能立節行於人世也？」恪既被責，慚顏惕慮，叩頭曰：「受教於表兄，非宿心也，願以飲血為盟，更不敢有他意。」汗落伏地。袁氏遂搜得其劍，寸折之，若斷輕藕耳。恪愈懼，似欲奔竄。袁氏乃笑曰：「張生一小子，不能以道義誨其表弟，使行其兇險，來當辱之。然觀子之心，的應不如是。然吾匹君已數歲也，子何慮哉！」恪方稍安。後數日，因出，遇張生，曰：「無何使我撩虎鬚，幾不脫虎口耳！」張生問劍之所在，具以實對。張生大駭曰：「非吾所知也。深懼而不敢來謁。後十餘年，袁氏已鞠育二子。治家甚嚴，不喜參雜。後恪之長安，謁舊友人王相國縉，遂薦於南康張萬頃大夫，為經略判官，挈家而往。袁氏每遇青鬆高山，凝睇久之，若有不快意。到端州，袁氏曰：「去此半程，江垓有峽山寺，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於此寺。別來數十年，僧行夏臘極高，能別形骸，善出塵垢。倘經彼設食，頗益南行之福。」恪曰：「然。」遂具齋蔬之類。及抵寺，袁氏欣然，易服理妝，攜二子詣老僧院，若熟其逕者。恪頗異之。遂將碧玉環子以獻僧曰：「此是院中舊物。」僧亦不曉。及齋罷，有野猿數十，連臂下於高鬆，而食於生台上。後悲嘯捫蘿而躍，袁氏惻然。俄命筆題僧壁曰：「剛被恩情役此心，無端變化幾湮沉。不如逐伴歸山去，長嘯一聲煙霧深。」乃擲筆於地，撫二子咽泣數聲，語恪曰：「好住好住！吾當永訣矣。」遂裂衣化為老猿，追嘯者躍樹而去。將抵深山而復返視。恪乃驚懼，若魂飛神喪。良久撫二子一慟。乃詢於老僧，僧方悟：「此猿是貧道為沙彌時所養。開元中，有天使高力士經過此，憐其慧黠，以束帛而易之。聞抵洛京，獻於天子。時有天使來往，多說其慧黠過人，長馴擾於上陽宮內。及安史之亂，即不知所之。於戲！不期今日更睹其怪異耳。碧玉環者，本訶陵胡人所施，當時亦隨猿頸而往。方今悟矣。」恪遂惆悵，艤舟六七日，攜二子而回棹，不復能之任也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崔商

元和中，荊客崔商上峽之黔。秋水既落，舟行甚遲。江濱有溪洞，林木勝絕。商因杖策徐步，窮幽深入。不三四里，忽有人居。石橋竹扉，板屋茅舍，延流詰曲，景象殊迴。商因前詣，有尼眾十許延客，姿貌言笑，固非山壑之徒，即升其居。見廷內舍上，多曝果栗，及窺其室，堆積皆滿。須臾，則自外齋負眾果累累而去，商謂其深山窮谷，非能居焉，疑為妖異，忽遽而返。眾尼援引留連，詞意甚懇。商既登舟，訪於舟子，皆曰：「此猿猱耳。前後遇者非一，賴悟速返。不爾，幾為所殘。」商即聚僮僕，挾兵杖，亟往尋捕，則無蹤跡矣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